

# 天青色等烟雨 其实是个美丽的误会

“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”《青花瓷》中的这句歌词，如丝如缕地萦绕在无数人的心间。你可曾想过，天青色，为何偏偏要等待一场烟雨？

作为中国传统色之首，青色一直象征着东方之美。可以说在漫长的几千年里，“青”承载着东方之初，寓意着生命，以及美好的到来。然而青色，究竟是个什么颜色，其实没人能说得特别清楚。尤其作为青色中的佼佼者——天青，更被誉为登峰造极之色，总是似是而非、飘忽不定，划不出统一的标准。

相传，这个对“天青色”的极致追求，最早可追溯至后周世宗柴荣，以及他下令制作的天青釉。

《五杂俎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陶器，柴窑最古。今人得其碎片，亦与金翠同价矣。盖色既鲜碧，而质复莹薄。可以妆饰玩具而成器者，杳不可复见矣。世传柴窑时烧造，所司请其色，御批云：‘雨过青天空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。’”

所以关于天青色，后世就有了这样的解释：雨后天空被湿润的云层遮挡，呈现微微泛绿的淡青蓝色。

不过很遗憾，至今尚未找到柴窑窑址，我们无法目睹那一抹最初的“天青色”。

好在后世有一个同样极具艺术修养的宋徽宗赵佶，他将这份对“雨过天青”的痴迷延续了下去。

相传，宋徽宗梦中见到雨后初晴的天空，那云层将破未破时透出的清澈蓝色令他沉醉。梦醒后，他便下旨要求窑官烧制这般颜色的瓷器。

众所周知，宋徽宗虽不善治国，但其艺术造诣极高。他笔下的花鸟栩栩如生，书法自创“瘦金体”，对美的追求近乎苛刻。正是这种对艺术极致的追求，催生了中国陶瓷史上最珍贵的品种——汝窑。

上品的汝窑，只有一种颜色，那就是天青色。它没有任何花哨的纹饰，造型简单素雅，却美得让人心醉。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中汝窑的代表性釉色，天青色拥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收藏价值。“纵有家财万贯，不如汝窑一片”，这句古玩行的老话，道出了汝窑天青瓷的珍贵。

可以想象，宋徽宗下旨容易，但工匠们要想制作出这种颜色的瓷器却是非常难。我们知道烧制瓷器是个复杂的过程，要经历练泥、拉坯、晒坯、刻花、施釉、烧窑等数十道复杂工艺。而最难的是，如何得到想要的“天青”釉色。

在古代，没有温湿度计，没有现代控温设备，工匠们只能依靠经验与直觉，去感知烟雨天气时的温湿度，捕捉最恰当的烧造时机。

为了烧制出“天青”这抹神仙颜色，工匠们通过经年累月的试错，才终于摸索出唯一的门道——烧制成功，竟需要看“老天的脸色”。他们发现，在阴雨来临前，空气湿度达到某种微妙状态时，窑变方能生

成那抹青中泛蓝、蓝中透绿的绝美色泽。此为一“等”，等一个恰当的烟雨天气。

此外，因为天青色的标准，本就是“雨过天青云破处”的瞬间，工匠们还需在瓷器出窑后，将其与雨后初晴的真实天空进行比对，以校验颜色是否精准。这便是二“等”，等一场大雨停歇。

由此可知，歌词中的“等烟雨”，并非文学夸张，而是汝窑烧造中实实在在的工艺要求。毕竟每一件“天青”都是妙手偶得。

为什么天青色如此难烧？如今的科学解释是：烧制温度需控制在1220摄氏度左右，哪怕上下波动10摄氏度，就会发生“窑变”。并且需要在停火后严格控制冷却速度——不能太快，也不能太慢，才能让釉料中的钙长石晶体恰到好处地析出，最终呈现完美天青色。

由此我们会发现，《青花瓷》歌词中描绘的“天青色”，其实是个美丽的误会。因为天青色是汝窑瓷的颜色，而非青花瓷。要知道青花瓷是元代景德镇发扬光大的蓝白瓷，代表色为鲜明艳丽的蓝色。

然而正因这个误会，反而使得“青花瓷”这个更为大众所知的意象，成为“天青色等烟雨”的浪漫故事载体，让“天青色”广为人知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

## 北宋定窑白釉三足罄—— 宋代如何摊煎饼？



起火、架罄、调面糊、倒……这是古人摊煎饼的标准程序。古人摊煎饼用的工具称为“罄”，也就是现在的“饼铛”。定州博物馆藏有一件北宋定窑白釉三足罄（上图），便是古代罄具的珍贵遗存。这件瓷罄高4.8厘米、直径8.8厘米，三足外撇托起圆凸铛面，铛面施白釉，三足及底部露胎，胎质细腻坚硬，是罕见的瓷质罄具。

“罄”从金旁，可知原以金属为质，陶、铜、铁罄皆为古代常用。中国用罄的历史可追溯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。河南荥阳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罄，底部残留明显烟炱痕迹，证实其为炊事用具。到宋辽时期，随着铁器的普及，陶罄逐渐被铁罄取代，同样用于摊制粟、黍类面食。铜罄、铁罄常见，但是传世的白瓷罄却比较稀有。

这件定窑白瓷罄虽为饼铛形制，却并非实用炊具。瓷器质地致密，经明火烤炙易破裂，用瓷制饼铛并不科学，因此这件小巧玲珑、可托于掌心的瓷罄，实则是模拟铁器的明器。从工艺来看，它铛面光滑、弧度饱满，三足与铛面一体成型，旋削规整、比例和谐，是定窑匠心之作，大概率为高等级私人定制，墓主可能是喜爱饼食之人。

定窑作为宋代官民共用的窑场，其产品既有供宫廷的精细白瓷，也有民用粗器。此件瓷罄胎釉质量上乘，体现了高超的制瓷工艺，成为观察当时社会阶层、经济形态与文化信仰的重要物质载体。

这件瓷罄的文化价值，更因宋代煎饼的节令习俗而丰富。宋代煎饼兼具仪式性功能，人日、天穿日、乞巧日等节日都有专属用途。一件小小的定窑白瓷罄，连接起古今烟火，让宋代的饮食习俗与制瓷匠心，在时光中延续至今。

据《人民日报》

## 汉代方形铜烤炉——

### 古人怎样吃烧烤？



滋滋冒油、香气四溢的烧烤，是古今皆爱的美味。1983年，在地处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南越文王墓，出土了3套大小不一的方形铜烤炉。由此可知，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，烧烤就已成为岭南地区南越国的美食。

根据出土文物可知，古人享用美味烧烤，有着一系列流程。烧烤前，先处理食材，比如为海产品去腥，处理家禽内脏等。此后，腌制食材，岭南人还喜欢以姜入味。再后，使用铁钎等工具串插食物。最后一步便是烤制。在烤炉内燃起炭火，将串好的食物反复翻转。

汉代出土的实物烤炉材质多样，有铁炉、铜炉、陶炉等。从出土文物的丰富程度来看，西汉时期的南越人特别喜欢烧烤，为此还兼顾了烧烤场景的多样性，制造出了可移动、可悬挂的烤炉，便于在不同地点烤制食物。

南越文王墓出土的3套方形铜烤炉中，最大的一套（上图）高11厘米、长61厘米、宽52.5厘米。这套烤炉设计巧妙、别具匠心。烤炉四角微翘，可将串好肉类的铁叉、铁钎等聚于中间炭火之上，防止滑落；底部微凹，便于放置较多的炭，让火势更旺；炉体较长的两侧面各附两个铺首衔环，便于悬挂，也方便用铁链提拉搬运。炉底还设4个带轴轮的足，方便移动。

另外两套较小的方形铜烤炉，设计上颇具巧思。鹄足铜烤炉，四角微翘，腹壁垂直，四足为鹄形，鹄两足着地，脊背顶负炉盘。在稍长的两侧炉壁近足处各铸有两对小猪，小猪嘴朝天、内中空，用以插放烧烤用具。

另一套方形铜烤炉则在炉底附4个蹄形直足，烤炉的每面内壁都有3根圆柱支撑炉沿，腹壁每边正中饰一铺首衔环。

据《人民日报》

